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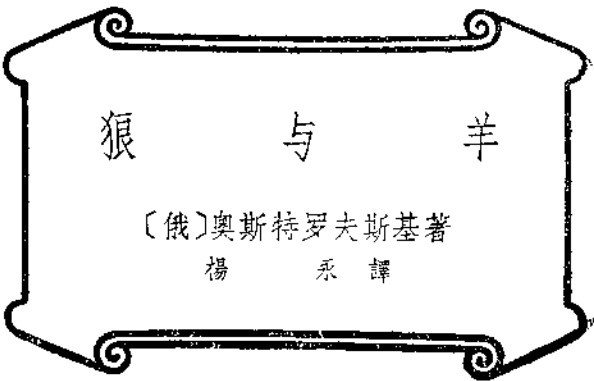
狼与羊

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楊永譯



新文艺出版社



狼 与 羊

〔俄〕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楊 永 譯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 1 9 5 8 •

А. И. Островский

Волки и Овцы

根据 А. И. Остр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0 版本译出

狼 与 羊

[俄]奥斯特罗夫斯基著

杨永译

*

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

书号 1584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5 1/16 插页 5 字数 97,000

1958年1月第1版

195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 定价(7) 0.55 元

內 容 提 要

老处女穆尔乍雅茨卡雅是个破落地主，但在省里还有相当的势力。她表面上装得象个善人，实际上却专门压迫和剥削别人。她串通诉讼代理人丘古诺夫伪造了文件和假账，用来威胁和慑服一个阔寡妇——庫巴文娜，企图迫使她嫁给她的酒鬼侄儿穆尔乍雅茨基，进而攫取她的全部财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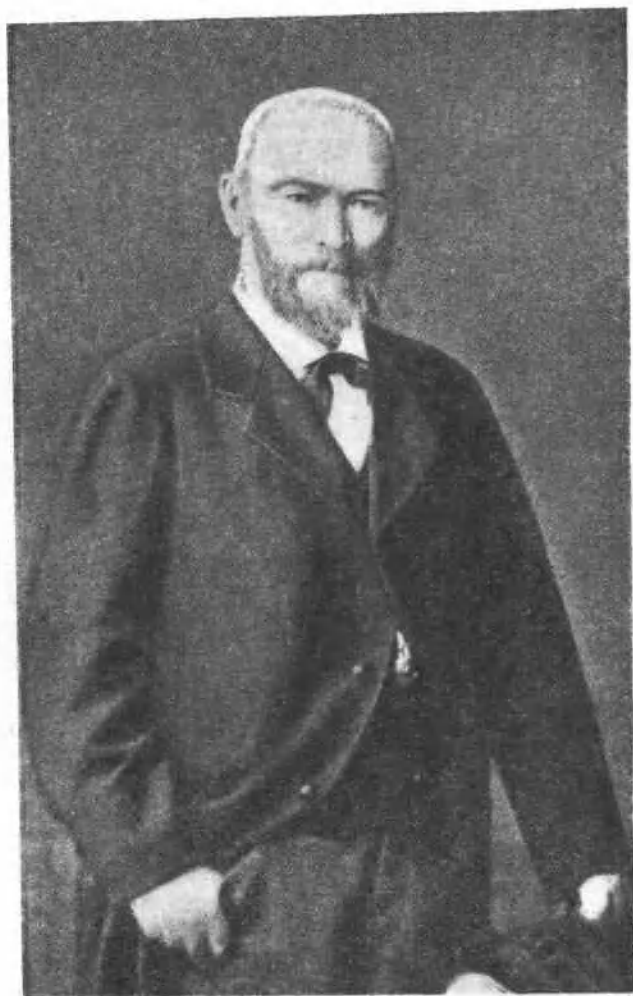
曾经当过法官的李尼亚耶夫看穿伪造文件，原想抓住写假文件的人，揭发整个案件。但是机智善辩的贵族地主别尔庫托夫，早已看中了庫巴文娜的财产，他用从多方面为穆氏辩护、为丘古诺夫开脱的手法，使穆氏心甘情愿地替他向庫巴文娜说媒。穆氏为了要保全名誉，变得象羔羊一样，哀求别尔庫托夫把已經揭穿的欺骗行为粉刷干净，于是他便把穆氏已經到嘴的肥羊——庫巴文娜——輕易地送到了自己手里。

在穆氏家中寄居的穷姑娘——葛拉菲拉，被穆氏管得象修道院里的尼姑一样。葛拉菲拉由于耳濡目染学会了穆氏的伪善，表面上极其恭顺，但最后却巧妙地挣脱了穆氏的掌握，运用各种恶毒手段，使得一向标榜独身主义的李尼亚耶夫不得不跟她结婚、受她摆布和奴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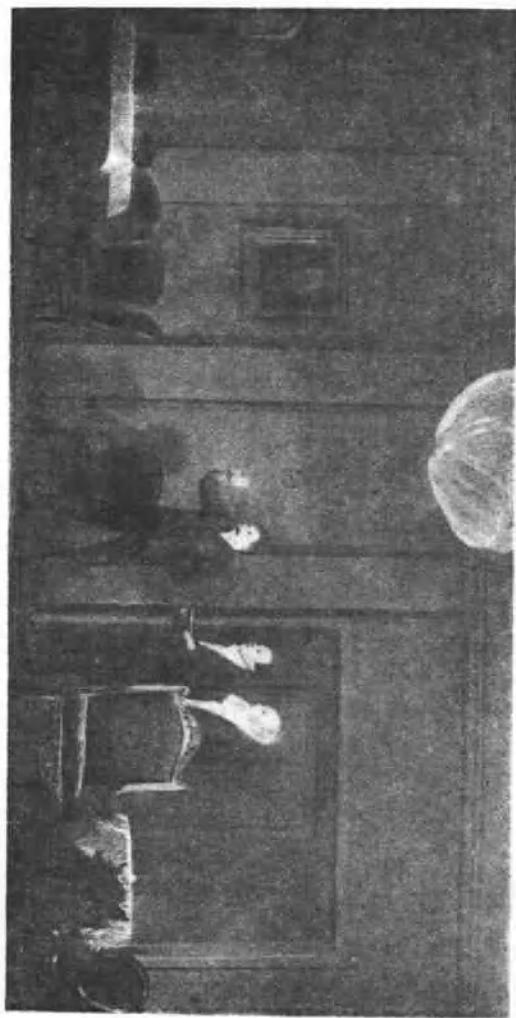
在剧情的发展中，起初是穆氏和丘古诺夫想吃掉庫巴文娜，可是后来他们却被一只更狠的狼——别尔庫托夫吃掉了。李尼亚耶夫向来把女人当作狼，怕跟女人接近，结果却被葛拉菲拉吃掉了。

奥斯特罗夫斯基利用狼和羊的譬喻，以锋利无比的笔触，强有力地讽刺和抨击了旧社会中人吃人的丑恶现象。

САНДИ/21



作者像



第一幕舞台面

第一幕

人物表

梅羅碧雅·達維道芙娜·穆尔乍維茨卡雅 六十五岁的老处女。她是个地主，在省里有很大的势力，有一座破败了的大庄园。

阿波俞·維克托羅維奇·穆尔乍維茨基 二十四岁的青年人，退伍的准尉，穆尔乍維茨卡雅的侄子。

葛拉菲拉·阿列克謝耶芙娜 穷苦的姑娘，穆尔乍維茨卡雅的亲戚。

叶芙兰庇亚·尼古拉耶芙娜·庫巴文娜 年青富有的寡妇。

安福薩·吉雷諾芙娜 庫巴文娜的继娘，是个老太婆。

符考尔·那烏莫維奇·丘古諾夫 六十岁。过去曾任县法院委员。

米哈依尔·波里索維奇·李尼亚耶夫 将近五十岁，名誉調解法官，发胖了的阔老爷。

巴夫林·薩維利依奇 穆氏的管家。

甫拉斯 穆氏的管家。

柯尔尼利 穆氏的仆役。

斯特罗皮林 穆氏的包工头。

油漆匠

木匠

农民，穆氏家里以前的工人領班

有些人是穆氏家里的工匠、农民和食客

这一幕在穆氏省城里的家里

一間旧式陈設的大厅；右面(从观众这方面来看)有三扇窗，窗与窗之間的墙上，鑲嵌着有鏡台的狭长鏡子。靠近舞台前面的第一扇窗戶旁边，放着一把高高的圓椅和一張小桌子；桌子上攤开着一本旧書和一只小鈴鐺；在舞台深处右面的屋角里，有两扇对开的通往前厅的門，左面屋角里，有一扇通往穆侄房間的門；两个門之間有一个壁爐；左面靠近屋角的地方，有一扇通往走廊的門，那个走廊可以通到內部其他房間；靠近舞台前面的地方，有两扇通往客厅的門；在这兩扇門之間，靠牆摆着一張很大的餐桌。

第一場

巴夫林站在通往前厅的門旁边，另外还有包工头、油漆匠、木匠、工人領班、农民們和工匠們。

巴夫林 (向包工头伸手) 斯特罗皮林先生！(对其他人) 不行，諸位，这样不行啊。怎么嚷嚷得这么厉害呀！

木匠 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唄。

油漆匠 人家多么需要錢呀——需要得很呐！

工人領班 既然有錢，那就去領吧，这倒是快活事儿。

包工头 好朋友，快活事儿，有时候不一定是真快活，那就是說，就算領到手也拿不回家。

木匠 您去报告一声吧，只要能說得給点錢就行啦。

油漆匠 只要能弄到点钱就好了,不然的话,我要被逼得喘不过气来啦。

巴夫林 这么说起来,你们是想等着见小姐罗?

农民甲 是啊,我们是在等着呐;事情就是要等待呀。

农民乙 没法子,只有等吧。我们还是前年秋天把木料运到澡堂子去的呐。(用手指指包工头) 喏!就是红头发建筑的呀。

油漆匠 我们漆了木栅栏的十二排圆木头,还给凉亭漆上了赭色的颜料哩。

工人领班 我们那时候还把小牛肉腌成咸牛肉呐……

木匠 每个人都要说说自己的事情;要知道,我们也用桃木做了两只小桌子呐,就摆在小姐的卧室里……

巴夫林 斯特罗皮林先生,那么您呢?

包工头 我是一笔旧账。我早上因为有事出来的,心想走一趟作为运动吧。

巴夫林 唉,你们叫我怎么办呢!我可不敢放你们进去。亲爱的朋友,你们回家去吧,这就是我所能对你们说的话。以后再来看访好啦,不过可别突然一下子都来!

包工头 不,还是请您放我进去见见小姐吧,巴夫林·萨维利依奇。

大家的声音 让我们见见她吧!让我们大伙儿见见她吧!

巴夫林 我也许可能放你们进去,不过,得有个条件:第一,穿得干净点儿的(指指包工头、油漆匠、木匠和工人领班)可以留在这儿,(对其他人)你们站到台阶上去。第二,小姐一下车,你们马上去吻她的手;谁要是热心的话,也可以吻

她的脚。关于錢的事，根本就甭提；可以贺节，錢可一个字也别提。

油漆匠 我們就是为了錢来的，怎么能一个字也别提呢？

巴夫林 就是这样——一个字也别提就完啦。等小姐走进客厅去喝茶的时候，我去向她报告，那时候你們大家都可以得到結果了。你們要怎么样啊，难道大过节的，一清早就談这些俗事嗎？小姐在这个时候喜欢清清靜靜的，最好誰也别打扰她，尤其是不要談錢的事。你們倒想想看：当她們从教堂里回来，坐着沉思和抬起眼睛来向上望的时候，她們的灵魂在哪儿呀？

包工头 高高在上，巴夫林·薩維利依奇，在很高很高的地方。

工人領班 吓，可高得了不得啦！

巴夫林 是啊，正是这样啊！（对油漆匠）可是你却来要赭色顏料賬，唉！毛头小伙子！你們什么时候才能变得柔和点儿呢？錢当然可以要，但是也得是时候。我們在用各种方法避免俗事的糾纏，可是他却来要腌小牛肉的債来了。哼！你們走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吧。

〔农民們和工匠們下場。丘古諾夫拿着公事皮包上場。〕

第二場

巴夫林、丘古諾夫站在通往前厅的門旁边，場上还有包工头、油漆匠、木匠和工人領班。柯尔尼利后上場。

丘古諾夫（眼睛瞧着人群）吓，这是从好多乡村里聚集起来的客人吧。

巴夫林（嗅鼻烟）这是个委员会，先生。

丘古諾夫 給我点儿鼻烟。

巴夫林（把鼻烟壶递过去）請吧。

丘古諾夫（嗅过之后）你是不是把他們分成：誰該等一等，誰該以后再來呢？

巴夫林 这是一笔糊涂賬，先生。

丘古諾夫 人們常說，为了錢的关系，常有这种事。

巴夫林 上帝保佑！这是女人家的事，先生……对于女人的头脑，是沒法要求它搞出多大次序来的。

丘古諾夫 哼！你可別說，梅蘿碧雅·达維道芙娜的女人头脑，頂得上五个男人。

巴夫林 怎么能頂得上男人呢？如果她的头脑頂得上五个男人的話，那也不会派人去請您啦。您瞧，只要有一点糾葛不清的事儿，就馬上派人去請您了。

丘古諾夫 对于一点糾葛不清的事，难道还需要动脑筋嗎？不过無論你怎么聰明，可是如果你不懂得法律的話——

巴夫林 我明——白，真聰明的人是不会被一点糾葛不清的小事纏住的。当然，我們是不能責备主人的罗，可是也真沒法夸奖她。梅蘿碧雅·达維道芙娜是这么一种性格：跟熟人一有点小爭执，馬上就会提起訴訟。天哪，熟人可真不少，所以爭执也就沒有个了，——我們只知道我們总

是在跟人家打官司。

丘古諾夫 是啊，有时候簡直沒啥事儿也打官司。

巴夫林 只是为了不满意那些熟識的老爷太太呗。

丘古諾夫 其实我們並沒有欺侮过誰，可是大家都不同情我們，所以一場官司也沒有打贏过。

巴夫林 但是損失可大啦：既得付費用，又得养活訴訟代理人。

丘古諾夫 不然的話，讓誰來养活他們呢？他們也是人，他們也要吃的呀。

巴夫林 我可沒有把他們当作人看待，先生。

丘古諾夫 这是不对的。要知道我也是訴訟代理人啊，巴夫林·薩維利依奇。

巴夫林 我知——道啦。

丘古諾夫 既然知道，就得客气点儿。象你这样的蠢貨，我从前有过一百五十个。

巴夫林 有过，那是过去的事情啦。

丘古諾夫 不錯，是过去的事情；我从前当过老爷，現在却变成一个挑撥訴訟的人，所以就得听这种奴才的話了。

巴夫林 沒法不說話啊；您既然总要使小姐狼狽不堪，我就不得不說啦。先生，其实您現在尽可以抛弃造謠中伤的勾当，重新去当老爷：您有着黄金般的事业。

丘古諾夫 嗯，我有。

巴夫林 您是由于小姐的照顧，才到庫巴文娜太太那儿去，替她管理全部产业的，要曉得，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呀！而且明摆的是：您小房子也造了，馬也买了，錢也賺下了……

丘古諾夫 你說也說够啦，羨慕也羨慕够啦！

巴夫林 不，真的，愿上帝保佑您发财吧！

丘古諾夫 好吧，我会发财的，我会发财的。你再說下去！还用得着看別人嗎！我对于穷困已經够清楚的了，因为我看見过穷困究竟是个什么样儿。你記得我那套礼服嗎，我脫掉它还没有多久吧？它已經磨得只剩下一縷一縷的綫条了；到底是沒有袖子的长袍，还是礼服，却很难一下子分清楚。

巴夫林 那位年輕、慈善的太太，什么事兒也不懂；要是良心允許的話……

丘古諾夫 你干什么提到良心？你为什么耍牽涉到良心？談哲学你还没有資格呐……

巴夫林 （往窗外看了看）小姐她們回来了。（下場）

〔結着白領結，戴着白手套的柯尔尼利，从客厅里走了出来，他打开了前厅的两扇門，站在門的左面。〕

第 三 場

丘古諾夫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站在离开客厅門不远的地方，包工头、工人領班、油漆匠和木匠都按排站在丘古諾夫背后那扇通到前厅去的門口。穆尔乍維茨卡雅身穿黑綢短衫，腰束一条粗絲帶，头戴三角形帶花边的、类似面紗的黑头巾，用它遮住了半边臉，左手

拄着一根鑲着白象牙柄的黑手杖。她从前厅門出来，誰也不看，慢慢地走进客厅里去。所有站在大厅里的人，都按次序吻她的右手。在穆氏身后离开两步路的地方，是穿着黑色粗呢衣服的葛拉菲拉，她两眼瞧着地面，跟着她走。后面还跟着两个穿黑衣服的食客。巴夫林手里拿着一件类似黑斗篷的衣服，哈着腰恭恭敬敬地跟在穆尔乍維茨卡雅左面走。柯尔尼利等大家走进客厅之后，他才进去，随手关上了客厅的門。

第 四 場

丘古諾夫、包工头、工人領班、油漆匠和木匠，巴夫林后上場。

工人領班 哎呀，我的媽呀！上帝保佑她！上帝庇护她！……

連手杖也还是那一根。

包工头 难道你还記得嗎？

工人領班 怎么会不記得呢！我也象农奴似地干过活呀……

包工头 那么她也打过你嗎？

工人領班 打得甭提多么厉害啦！

〔巴夫林走进来。〕

巴夫林 諸位，你們来得不是时候。

丘古諾夫 怎么啦？

巴夫林 我連报告也不敢报告。（对着丘古諾夫）符考尔·那烏莫維奇先生，她現在正在惩罰佣人呐。也不知道她們是不愿意呢，还是怎么的，連牛奶都不会煮。其实只要記住

把牛奶皮多煮点出来就行了，因为小姐特别爱吃呀。可是她们连这么点儿小事都不愿意满足小姐，倒还在生气呐。

工人領班 现在叫我们怎么办呢？

巴夫林 最好过个把星期来，到那时候再看上帝怎么安排吧。

油漆匠 跑来跑去，可真麻烦透啦！

巴夫林 是呀！这有什么办法呢，把话说了出来也就够啦！我跟你们说话，够柔和了吧？你们就别让我说出粗野的话来吧。

木匠 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吗？那就是说，叫我们就这样走啦？

巴夫林 你要怎么办呢？这儿可没有准备款待你们。（对着包工头）斯特罗皮林先生，再见吧。（对着其他人）喂，再见吧，善良的人们！

〔包工头、工人領班、油漆匠和木匠下。〕

（对着丘古諾夫）先生，饭厅里在给您预备早餐呐。

丘古諾夫 给我点鼻烟吧！

巴夫林 （把鼻烟壶递过去）请吧。不过您得稍微等一下，因为小姐在等阿波侖·維克托羅維奇。

丘古諾夫 他在哪儿呀？

巴夫林 他们只有一个地方。真可耻，先生！他们在城里觉得害臊，所以拿起枪来，假装去打猎，跑到拉左利赫那家小酒馆去吃喝玩乐。在村子里大路上的那家招牌上写着“就是他”的小酒馆，坏到您所不能想象的那么坏。实在

太坏了，簡直沒法說。他們每隔两天在那儿，不是玩乐就是吵架。唉，他們这一帮算是什么人呀！小姐已經派管家甫拉斯去喊他回家了。

丘古諾夫 叫他待在家里干什么呢？

巴夫林 小姐想讓他安定下来，把他領到好的社交圈子里去；她想今天带他去作客，所以还吩咐給他做新衣服来着。

丘古諾夫 是想叫他結婚了吧？

巴夫林 有点象。

丘古諾夫 吓，一个令人羨慕的未婚夫。

巴夫林 現在叶芙兰庇亚·尼古拉耶芙娜在守寡，李尼亚耶夫先生却在打光棍呐。

丘古諾夫 梅蘿碧雅·达維道芙娜媽媽对所有的人都很关心啊。

巴夫林 哪能不关心呢。唉！可是他們說得多么奇怪，他們說叶芙兰庇亚·尼古拉耶芙娜很有錢，就是說她可以找个沒有錢的未婚夫，只要年輕就行了，那就是說象我們的阿波俞·維克托羅維奇那样的人就行了；米哈依尔·波里索維奇·李尼亚耶夫也很有錢，不过他上了岁数了，对他說来，現在要有一位出身公爵門第的小姐；年紀可真不輕了，但他們彷彿很风流，不过也挺有學問，學問大得簡直沒法說。（他向窗外望了望）哼，大概是把少爷拖回来啦。

丘古諾夫 那么我到飯厅里去啦。（下場）

〔穆尔乍維茨基和甫拉斯上場。穆尔乍維茨基身穿黑色大礼服，鈕

扣全部扣着，褲腿塞在长筒的皮靴里，头上戴着一頂制帽，制帽上釘着—道紅色帽箍和—个帽徽。甫拉斯手里拿着猎枪、子彈帶、猎获物袋和短把长鞭子。

第五場

穆尔乍維茨基、巴夫林和甫拉斯。

穆尔乍維茨基（并没有摘下制帽来）馬当特^①在家嗎？

巴夫林 在家呀。

穆尔乍維茨基 哎哟！这趟打猎可把我累坏啦，老兄，我累啦。可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一种嗜好啊！不打猎我就没法子活下去。现在可以穿上睡衣倒头睡觉去啦。（想要走到自己的房間里去）

巴夫林 不行，請您在这儿等—等吧，是这样吩咐的。

〔穆尔乍維茨基在窗戶旁边坐下。〕

甫拉斯 巴夫林·薩維利依奇，咱們是—手交—手，連少爺帶全套家伙。

巴夫林（看了看猎获物袋）先生，猎获物袋里，甭提野鳥了，連—根鳥毛也沒有啊。

穆尔乍維茨基 不走运，老兄，真是不走运啊！出門不利，真

^① “馬当特”的意思是“姑母”。穆尔乍維茨基喜欢說法国話，但是发音并不准确，所以原文是用俄文字母音譯的，因此，翻譯时也只能用中文音譯了。